

冲虛至德真經卷之十九

作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道遠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无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難若淄澠之合疑難辨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音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

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為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未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便新釋柂于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其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眾敵彼寡以我無憂於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

成極必壞威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為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危賢之君則不足以為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而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為表而常處乎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持其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丁
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
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
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
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
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
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
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
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
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
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迂者非不
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身後之讀聖人之書
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
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
至于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
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

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
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
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
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厄則宋人之
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
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君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蹀並翅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
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
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跡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於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新菜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於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蠱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
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
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鈎繩可相者不
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
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
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
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
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
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

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爲牝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爲黃爲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爲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臯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觀觀與駕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前剪者又莫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去而視之歎然无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蔡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知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遂將者焉既爲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其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
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
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為要二人之為
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歎
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
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
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知亦可以已
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
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己也此二
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
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
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
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穀盛錢帛無量財
貨无警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槍魚而笑飛禽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
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

報無以立懼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
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末
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
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
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
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
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
所瞰臨大路以犯眾人之所惡設樂陳酒
從事擊博恣其溢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
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禽適
墜其腐鼠夫飛禽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
耶衛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
其駭督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
中者將若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叔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者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祖則就而舖及其既舖之
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請盜之食為盜至於
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
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
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
此歟

柱厲叔事書教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書教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
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辯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
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斬

不死由是慮物之為已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有知知見內惑怨對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對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爻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作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連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畢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莫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瀕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驚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感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展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泗而半溺為